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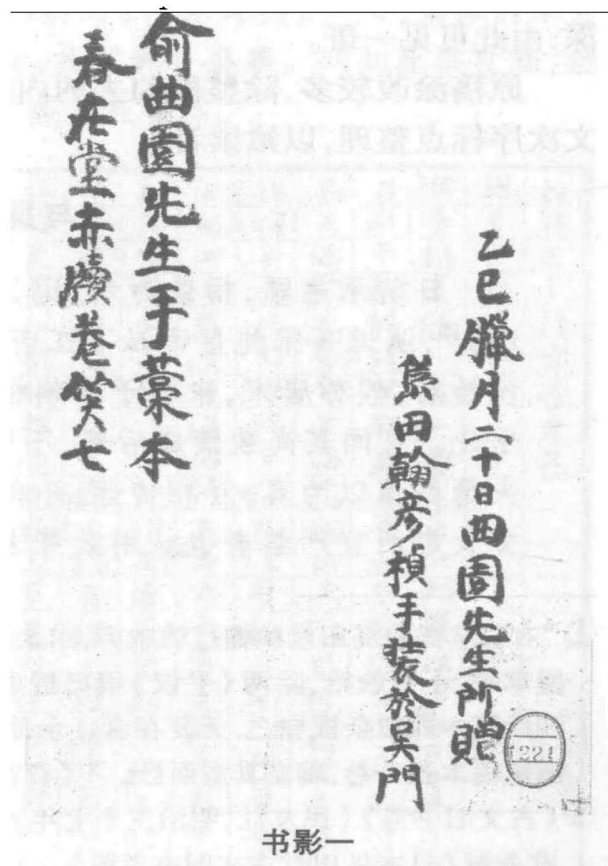
早稻田大学所藏俞曲园遗稿《春在堂尺牍七》

王宝平

晚清耆儒俞曲园生前不仅名播中国,而且声震日本。笔者曾撰文《俞曲园在明治日本》^①,对曲园老人在世时深受日人崇敬的历史事实作了钩沉。此外,还草成《流入东瀛的俞樾遗札》^②一文,披露了保存在金泽市常福寺的 14 通曲园遗札。今复芹献曲园遗稿:《春在堂尺牍七》,以为续篇。

《春在堂尺牍七》现藏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特别资料室,朱丝格稿本,一册,正文三十二叶,每半叶十行,行二十一字,单鱼尾,版心下镌“春在堂写本”。自第二十一叶至末尾混和使用其他两种朱丝格稿纸,每半叶九行、十行不等,单鱼尾,版心无字。稿本大多出自曲园手笔,其中两通据岛田翰夹在稿本中的纸条,可知为曲园之孙和写字生代抄。第四通《与金友筠》纸条云:“承示論題ヨリ聊発一嚟マデハ曲園先生ノ孫ノ手蹟ナリ”(汉译:自“承示论题”迄“聊发一嚟”为曲园先生之孙的手迹);第 29 通《与李傅相》纸条云:“時局艱危ヨリ明公實圖利之マデハ(二枚斗リ)ハ寫字生ノ書記セルモノナリ”(汉译:自“时局艰危”迄“明公实图利之”(约两叶)为写字生书记)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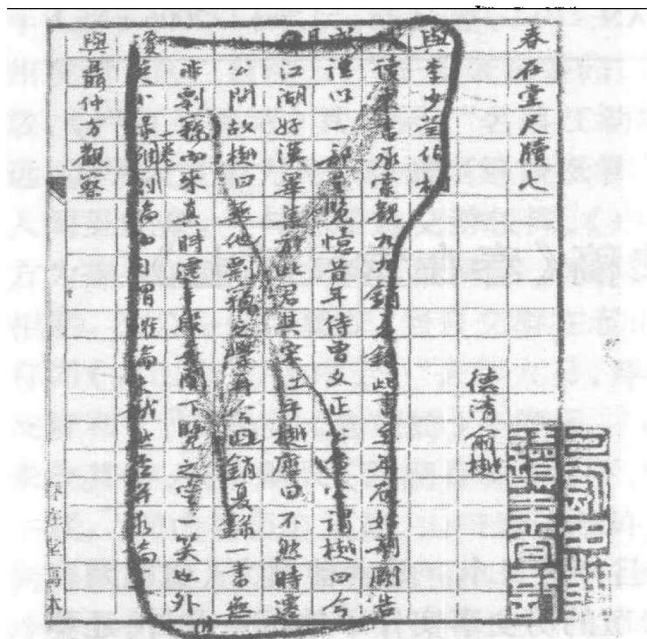
稿本封皮有岛田翰的手迹,题签作“俞曲园先生手藁本 / 春在堂赤牋第七”;右下书“乙巳腊月二十日曲园先生所赠 / 岛田翰彦桢手装於吴门”(书影一),清楚地记载了稿本的来历。乙巳,光绪三



书影一

①载藤善真澄主编:《东西文化交流》,(日)关西大学出版部,2004 年。

②载《文献》2001 年第 2 期。



书影二

十一年(1905),距曲园仙逝(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)仅有一年。是日,除《春在堂尺牋七》外,曲园还将其他手稿馈赠给岛田^①。又据早大图书馆在该稿本扉页上留下的记录:“明治四十五年十二月五日岛田翰氏寄赠”,可知岛田于明治四十五年(1912),将《春在堂尺牋七》转赠给早大。

稿本卷首题“春在堂尺牋七/德清俞樾”,下钤“岛田翰读书记”(书影二),内载曲园致聂仲方、李少筌、李古渔等清季文人政要的信函底稿33通。查曲园《春在堂全书》,收《春在堂尺牋》止于六。因此《春在堂尺牋七》弥足珍贵。

岛田翰(1881-1914),汉学名家岛田重礼(1838-1898)之子,著名文献学家,著有《古文旧书考》、《访余录》和《南宋楼藏书源流考》等。他与晚清文人交流广泛,与曲园更是交谊深厚。曲园曾为之撰序^②、作诗,为其母祝寿^③,甚至将曾国藩所赠的题词“真读书人”,移赠给岛田^④,属望之深,由此可见一斑。

原稿涂改较多,除整段勾去的内容之外(如卷首《与李少筌伯相》),兹依原文次序标点整理,以飨读者。

与聂仲方^[1]观察

日前承惠顾,畅谈为幸,比计已吉旋沪上矣。沪上新出一平话曰《万年清》^[2],演说高宗纯皇帝私下江南之事,览之不胜骇异。伏思小说传奇,无非假设姓名,假称唐宋,未有于本朝祖宗宗□诋诃视同儿戏者,小人无忌惮,一至于此。且闻其尚欲续成后部,不知其更将如何诬罔。俗语不实,流为丹青,愚夫愚妇信以为真,互相传述,不但上为盛德之累,抑且下貽风俗之忧,此诚地方大吏所宜严禁者也。用敢陈之左右,乞饬该书坊以后不准照印,其照印已

①“有日本儒官岛田彦桢翰过访敝庐,求余所著各书稿本。盖奉其文部大臣久保公之命也。余笔墨草率,不自收拾,除两《平议》稿已援唐刘蛻文冢之例,埋之右台山,此外各书,随作随刊。刊后稿本即拉杂摧烧之,无复存者。余孙陞云竭半日之力,搜寻敝筐,仅得杂文、诗编、尺牋、随笔稿本各一卷,聊副其意而已。”《春在堂诗编》二十二(乙巳编)叶三十八。

②《古文旧书考》(民友社,明治三十七年刊)有俞樾序。又,《春在堂杂文》补遗卷二叶三十一载俞樾《日本岛田君古文旧书考跋》。

③《日本岛田彦桢母大野夫人六十有六寿序》,《春在堂杂文》补遗卷二叶四十三。

④事见《古文旧书考》俞樾序。

成之本，责令缴出，当堂禁毁，以严上下之分，而杜后世之疑，幸甚幸甚。

[1]聂仲方：聂缉槩（1855-1911），字仲方（一作芳），号心斋，湖南衡山人（一作衡阳人）。曾国藩女婿。历任上海制造局总办、苏松太道、浙江按察使、江苏巡抚、安徽巡抚、浙江巡抚等职。有《各种经验良方》、《曾惠敏公荣哀录》、《清人书札》等存世。

[2]《万年清》：《绘图万年清》，又名《圣朝鼎盛万年清》、《绣像万年清奇新传》，八集七十六回，作者未详，清光绪间石印本。系书贾将有关乾隆（高宗）皇帝游江南的传说与方世玉、胡惠乾等武侠人物的事迹捏在一起编撰而成的小说，随刻随卖，可视为清末民初报端连载小说的滥觞。

与李少荃^[1]伯相（书影三）

拙著《销夏录》^[2]一书，不过道暑杜门，藉以遣日，豪无足采，乃承不鄙，俯赐览观，兼且广为蒐罗，弥其罅漏。不特见茹古涵今之夙学，星宿罗胸；抑足徵旋乾转坤之余功，指挥如意。此则悦服之余，尤深赞叹者也。樾所著书，几及四百卷，流布海内，计左右亦必有之。然章句陋儒，训诂末学，何足当公一览。惟有《茶香室丛书钞》、《续钞》、《三钞》^[3]，此三种书连目录共八十卷，亦《销夏录》之类，而随见随钞，疏漏更甚。如钩轴餘间，偶然流览，有所评正，尤鄙人所幸也。本朝文治昌明，超踰前代，闻上海见在照印《古今图书集成》^[4]，不日可藏，洵足嘉惠无穷。惟念前明《永乐大典》一书，虽体例未为尽善，而古籍实赖以幸存，如能照印流传，亦艺林一盛事。明知此举良难，然公以阁臣而总商务，故敢为公言之，当勿笑其狂瞽耳。

[1]李少荃：李鸿章（1823-1901），字少荃（现通作“荃”），安徽合肥人。累官两江、湖广、两粤、直隶各地督抚，北洋大臣、太子太傅，大学士。著作辑为《李文忠公全书》。

[2]《销夏录》：《九九销夏录》，十四卷，卷首一卷，俞樾撰。

[3]指《茶香室丛钞》二十三卷、《茶香室续钞》二十五卷、《茶香室三钞》二十九卷，俞樾撰。

[4]《古今图书集成》：一万卷，目录四十卷，清康熙中陈梦雷原辑，雍正初蒋廷锡等重编，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类书。有雍正六年（1728）武英殿铜活字本、光绪十年（1884）上海图书集成局排印扁字本、光绪二十二年（1896）上海同文书局据雍正本石印描润本等。据文意察，此处当指光绪二十二年本。



书影三

与李古渔^[1]明府

手示读悉,如槌之杵昧,何足议《礼》,乃承不弃,询及刍蕘,惭愧惭愧。此事《礼》无明文,惟读《穀梁传》云:“作主、坏庙有时日,于练焉坏庙。”范宁解曰:“礼,亲过高祖则毁其庙,以次而迁,将纳新神,故示有所加。”但释坏庙之义,不言坏庙之时。然《传》曰“于练焉坏庙”,则是作主、坏庙同时矣。乃杨士勋疏则云:“作主在十三月,坏庙在三年丧终。而《传》连言之者,此主终入庙,入庙即易檐,以事相继,故连言之,非谓作主、坏庙同时也。或以为练而作主之时,则易檐改塗。”於《传》文虽顺,旧说不然,故不从之,直记异闻耳。夫如或说岂不顺于《传》文,而先儒皆不之从,存为异说,可知自汉至唐,其奉练主入庙皆在三年丧毕之后,三年内既未入庙,自然仍奉之于寝,于事为便,于情为安。辄贡所见,质之达者。

[1]李古渔:名洵,广西永福人。道光十四年(1834)举人,官云南永平县知县。著有《松窗馀事草》。

与金友筠^[1]即第六卷之林阴仰雪翁

承示论题一纸,涵咏白文,上章重“有”字,下章重“为”字,自是不刊之论,斲轮老手,良所深佩。惟以“不与”作“无为”解,则舜禹无为,而尧转有为矣。似分量小有未合,不如竟云舜禹有而不有,尧为而无为,较浑沦无弊,高明以为何如?鄙意此两章是一部《金刚经》。上章明言有天下,然“不与”二字则已将“有”字扫去。以《金刚经》文法论之,当云所谓有天下者,即非有天下,是名有天下也。下章^[2]特题一句云:“大哉,尧之为君”,人人洗耳而听,不知将说出陶唐氏^[3]如何掀天盖地一番大事业来。乃“惟天为大,惟尧则之”,止是比况之词;“民无能名”,亦止形容之语,究竟尧之为君如何,毫无实在。下节言成功、言文章,似乎有所指实矣。然此节文势大有蹊跷,吾人从小读熟,不觉得耳。上句有“也”字,下句何以无“也”字?圣经必无此参差文法,此中大有妙理。夫子当日盖仰而望之曰:“巍巍乎,其有成功也。”然究竟所成何功,其功安在,亦竟说不出来。略一停顿,乃曰:“焕乎,其有文章”,成功不可见,见之于文章。文章有何实际,仍归之于空而已。盖上句有“也”字一宕,成功亦化为烟云也。《金刚经》云:“所谓一切法,即非一切法,是名一切法。”道理实是如此,非曲园一叟之援儒入墨也。因尊论走笔及之,聊发一噱。

[1]金友筠:里第生平不详。

[2]此处俞樾在谈论《论语·泰伯》:“子曰:‘大哉,尧之为君也,巍巍乎,唯天为大,唯尧则之。荡荡乎,民无能名焉。巍巍乎,其有成功也,焕乎,其有文章。’”一章。

[3]陶唐氏:即尧。初封于陶,后徙于唐,故名。

与沈凤士广文^[1]

尊论申生事^[2],谓六日之胙虽旨甘,亦必色变臭变,此不待言而可释然者。乃仓皇一奔,予父以可疑之迹,冒昧一缢,坚父以可信之心。晋国之乱,申生为之,因诛其心为忍人,斥其行为孝之贼,此自是独得之见。然鄙意不敢以为然也。夫胙至六日色臭必变,固事理之常。然其事在冬日,非盛夏郁蒸之候;其地在晋国,非吴越炎燠之乡,则至六日而不变容,或有之。且予犬,犬毙,予小臣,小臣毙,则非特鱼馁肉败已也。《国语》云:“置鸩于酒,置堇于肉。”《左传》不备载耳。胙之必有毒,虽申生亦不能辨其无。而毒之由申生欤,由骊姬欤?申生辨,骊姬亦必辨,徒费口舌,谁与证明?晋献昏愤,未必信申生而不信骊姬也。则辨亦徒辨而已,不得已而出奔,不得已而自缢,大是可怜。尊论或尚宜斟酌乎?

[1]沈凤士广文:里第生平不详。

[2]俞樾在此信中谈论的是发生在春秋时代晋国的骊姬之乱。据《国语》载,晋献公晚年沈迷酒色,立骊戎国女子骊姬为夫人。骊姬生奚齐后欲立为太子,于是僭杀太子申生。她让申生去曲沃祭奠亡母齐姜,然后在申生回来后献给献公的祭肉中下毒,狗和小臣吃了立刻倒地而死。申生逃到新城后自缢身亡。献公死后,奚齐继位,为大臣里克所杀。

与章一山^[1]

读来书,承以《述学》^[2]一卷见示,元元本本,殚见洽闻,而笔意古雅,则《文心雕龙》之流亚也。元时以程敬叔^[3]《读书工程》^[4]颁示郡县,空谈而已,何足望此书乎。老病废学,无所献替,聊粘数签以答下问。尊意又欲议定许、郑^[5]两先生从祀之人,大哉斯举乎!虽然未易言也。诂经精舍^[6]一席,鄙人尸素其间,二十七年矣!精力衰颓,学问荒落,不久当辞退。近来当事诸公皆无意于此,故官课每有以一文一诗了事者。然则虑鄙人去后,精舍之废兴亦可知矣,尚能议及许、郑两君之从事乎?即以两君从事而论,郑多许少,诚如尊言,郑君弟子有《郑志》^[7]可稽,近时遵义郑氏辑《郑学录》^[8],蒐罗其弟子至三十一人,可谓多矣。然郝思^[9]一人持节废后,此亦高室门墙之玷也,可以从祀乎?许君有子,郑君有孙,此适相称。然许君弟子多不可考矣,后世传述许学者,亦复寥寥。尊著谓吕忱《字林》^[10]、野王《玉篇》^[11]不得为许学,此卓见也。《北史》黎景熙^[12],字季明,从祖广,善古学,颇与许氏异同。《周书》赵文深^[13]传太祖命,与黎季明等依《说文》、《字林》刊定六体,成一万余言,则许书行世未久,而即为黎学所乱矣。《北史》李铉^[14],字宝鼎,以文字多乖谬,遂览《说文》、《仓》^[15]、《雅》,删正谬字,名曰《字辨》。此人在徐铉之前,而与徐铉同名同字,同有功于许学,亦奇。则宜与二徐同祀者也。又,北宋之初有吴淑撰《说文五义》^[16]三十卷,此与大小徐同时者。其书三十卷,则每篇分为二,已用

徐本矣,此亦宜与二徐同祀者也。自是以后,言字学者日出不穷,而治许书者实不多见,明代竟成绝学。及国初,以亭林先生^[17]之博洽,而始一终亥之《说文》,未一寓目;栲下老人周亮工^[18]并误以为始子终亥,可发大噱。直至乾嘉以来,乃始家有其书,人习其学,今则三尺童子皆谈《说文》,收之门墙,又虑人满。因尊议牵笔及之,足下果能论定其人,亦大妙也。

[1]章一山:章绶(1861-1949,一作1860-1947),字一山,浙江宁海人,18岁选赴杭州诂经精舍,师从俞樾,光绪三十年进士。先后任国史馆协修,京师大学堂译学馆提调、监督,邮传部、交通部传习所监督,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校长等职。工诗能文,辛亥革命(1911)后侨寓沪上,卒年八十九。著有《康熙政要》、《一山文存》等。

[2]《述学》:未详。

[3]程敬叔:程端礼(1271-1345),字敬叔,号长斋,元代江西鄱阳人。曾为建平、建德两县教谕,历稼轩、江东两书院山长,后任铅山州学教谕等。

[4]《读书工程》:指程端礼编订的《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》三卷。首录朱熹等所订学规,以为纲领;次依朱熹读书法,规定程序;又次王柏辑《正始之音》,以明辨音义之方法;最后为自撰讲义一篇,集中阐明朱熹读书法六条。当时曾颁行学校,明初诸儒读书,大抵奉为准绳。

[5]许、郑:即许慎、郑玄。

[6]诂经精舍:清代书院,位于杭州西湖孤山。嘉庆六年(1801)阮元为浙江巡抚时所创。俞樾在此主讲31年之久,造就人才甚多。

[7]《郑志》:三国魏郑小同编,久佚。清钱东垣等辑有《郑志》三卷,《附录》一卷。小同是郑玄之孙,此书述其祖郑玄与门人问答之词。

[8]《郑学录》:四卷,清遵义郑珍(1806-1864)辑,此书系汇集诸书所载郑玄有关资料,加以考证而成。有清同治五年(1866)刻本等。

[9]郗虑:郑玄弟子,东汉末代皇帝献帝(刘协,181-234)时任御史大夫,奉曹操之命废帝后。

[10]吕忱《字林》:吕忱,字伯雍,晋文字学家。所著《字林》,收字12824,增补《说文解字》所未备。唐以前与《说文》并重,后亡佚。清任大椿有《字林考逸》八卷,陶方琦有《〈字林考逸〉补本》一卷。

[11]野王《玉篇》:顾野王(519-581),字希冯,吴郡吴(今江苏吴县)人,南朝梁陈文字训诂学家。所著《玉篇》三十卷,部目次序与《说文解字》稍异。原本收16917字,仅存残卷三卷半。有《古逸丛书》影印本。

[12]传见《北史·儒林下》。

[13]传见《周书·艺术》。

[14]传见《北史·儒林上》。

[15]《仓》:指《三苍》,也作《三仓》,字书。秦李斯撰《苍颉篇》,赵高撰《爰历篇》,胡毋敬(一作胡母敬)撰《博学篇》,是为《三苍》,汉时亦合称《苍颉篇》。汉扬雄撰《训纂篇》,东汉贾鲂《滂喜篇》,与前《苍颉篇》(含《爰历篇》,《博学篇》)亦合称为《三苍》。

[16]吴淑:字正仪,润州丹阳(今属江苏省)人,经州府举荐,试学士院,授为大理评事,参与编辑《太平御览》、《太平广记》、《文苑英华》和《太宗实录》。著有《说文五义》等。俞樾信札云《说文五义》三十卷,应正为三卷。

[17]亭林:即顾炎武(1613~1682),字宁人,号亭林,江苏昆山入,明末清初思想家、学者。

[18]周亮工(1612—1672),字元亮、一字緘斋,号栢园,学者称栢下先生,河南祥符(今开封)人。明崇祯进士,授监察御史,官至户部右侍郎,终于江南督粮道。著有《赖古堂集》等。

与金淮生^[1]

顷奉手书,并赐《粟香室丛书》^[2]及《粟香随笔》,全帙诵清咏骏,见家学之渊源;考献徵文,示词林之根柢。《马氏琐记》一卷,有裨经义;《江上孤忠》诸录,足补史阙。未附《江阴艺文》、《赤溪杂志》,皆自著书也。《楚辞章句》^[3]终《九思》之篇;《玉台新咏》^[4]存孝穆之作,古人固有此例矣。案头得此,亦一伟观,百朋之赐,殆未足喻。惟来书于鄙人,推许过深,则非所望也。仆于经学全无师法,于诗文亦未克成家,徒以不知妄作,岁久益多,流播人间,旁及海外,遂致盗窃虚名,为鬼神所祸。老运屯遭,家门凋落,亟思谢去虚名,稍自忏悔。东坡所谓过实之名,畏之如虎,而足下又过为揄扬,殊非鄙意。近作《亡孙妇传》一篇,附诗四首,遍赠知交,谨以寄呈左右,览之可知近怀矣。

[1]金淮生:金武祥(1841—1925),字淮生,号粟香,清末江阴(今属江苏)人。撰有《粟香随笔》、《粟香室丛书》、《江阴艺文志》等。

[2]《粟香室丛书》:五十八种,金武祥辑,光绪至民国间江阴金氏刊本。俞樾信札中提及的《江阴艺文志》二卷校补一卷、《赤溪杂志》二卷、《粟香随笔》(一至五集)四十卷(以上金武祥撰)、《江上孤忠录》一卷(清黄明曦撰,黄怀孝、龚丙吉重订)皆收入此丛中;《马氏琐记》未详。

[3]《楚辞章句》:十七卷,东汉王逸注,《楚辞》注本。刘向辑《楚辞》原为十六篇,王逸增入己作《九思》一篇,编为十七卷。注释字义句意,说明背景、命意,虽有不够妥善之处,但多传先儒训诂,是《楚辞》最早的完整注本,为后人所重。

[4]《玉台新咏》:十卷,南朝陈徐陵编选,中古诗歌选集。徐孝穆诗(杂诗四首)载是书卷八。

与张式卿孝廉^[1]

承示大著《通史人表》,定为二十四等,分作十六格,前日坐间曾承口讲手画,已知其大略。仆无违言,兹亦无所献替矣。惟每格所附见者,自左而右逆书之,谓取法于史表之有倒写。窃谓倒写最显人目,而逆书则转迷人目。如吕后下附其外戚,自左而右逆书,以人目顺视之,则先见吕泽,后见吕公,而吕泽下已注云公子,几不知为何公之子矣。愚谓仍宜顺书,每格虽极小,总须能容三个字,其附见者低一字书之,则正与附自了然矣。然此乃其小者,仆有一说,颇与全书体例大有出入,言之未必有当尊意,不言则又不尽鄙怀,请试言之。夫《人表》之作,始于班史^[2]。尊著虽不依其九等之品第,而要本于班氏也。孟坚此表是其创立,与他表沿袭迁史^[3]者不同,故他表有纪年者,而《人

事颇奇诡,与传奇体例相宜,寄奉清览,未识有意为之否? 县阳子事疑信参半,然本朝嘉庆间,尚为移建县阳观,而刘文正^[1]公并为题榜,则其人亦必有不可泯者。尝谓明代之有县阳子,犹唐时之有谢自然^[4]。在吾儒视之,固属异端,然天地间自有此一种人,则亦自有此一种理。昌黎作《谢自然诗》,颇极排斥,然至今谢自然仙迹未尝不与昌黎公之道德文章并寿于千古也。弇州此传,太涉冗长,读之者少,能得妙笔阐发之,亦一奇作。如尊意不屑为之,则此传仍望寄还,以付其家也。

[1]陈子宣:据《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》^①,陈姓字子宣者有二:①陈庆藩,字子宣、德屏,号慕韩、九福研斋,武昌人;②陈鸿业,字子宣,号楼外楼、鸥波秋舫,义宁人。何者为是,未详。

[2]《县阳大师传》:见王世贞《弇州山人续稿》卷七十八。县阳大师,原名王焘贞,未婚夫徐景韶夭折后,为夫守节,一心修道练功,并以县阳子、县阳仙子自居,收王世贞、冯梦龙等名流为徒,后为夫殉节。

[3]刘文正:即刘统勋(1699-1773),字延清,号尔钝,山东诸城人,刘墉之父,清朝大臣。雍正进士,乾隆时累官至东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,与刘纶同为高宗所倚重。又充《四库全书》正总裁,四任会试正考官。有《刘文正公集》。

[4]谢自然:唐代果州(今四川南充)人,传为十馀岁修道成仙,历代盛传其事,韩愈曾作《谢自然诗》,记其事。

与钱子密^[1]侍郎

接手书,承不遗在远,慰问拳拳,而词意超然,尤令人想见天怀清旷也。然以阁下之才,辅政枢廷,海内方为圣朝得人贺。今虽众正盈廷,而于外面情形或未尽深悉,公则阅历深矣。江海形势、地方利弊、将佐贤愚、兵力厚薄,无不了然于胸中,以之赞襄皇极,匡济时艰,真轻车熟路也。若林下悠游之乐,恐不能不让尊先、文端之专美于前矣。兄行年七十五,夕阳光景,不久人间,且素守隐居放言已注放置不言世事之戒,故于时事从未谗言,即有所言,亦从不示人。乃今则为时势所迫,窃有不能自己者,因将旧作数篇刻成一卷,名曰《宾萌集补篇》^[2],又作《迂议》一篇三千余言。嗟乎!九河横溢而欲以一块之土塞之,多见其不知量耳。以承知爱,不敢自密,未识览之以为何如?

[1]钱子密:钱应溥(1824-1901),字子密,又字葆慎,晚号闲静老人,浙江嘉兴人。道光拔贡,太平天国时期入曾国藩幕,章奏多出其手。光绪间值军机。官至工部尚书。撰《警石府君年谱》。

[2]《宾萌集补编》:指俞樾撰《宾萌集》,初为五卷外集四卷,后增为六卷外集四卷。此处当指六卷本。

^①杨廷福、杨同甫编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1。

现存最早的论述针灸较多的医学基础理论著作。痈疽篇在该书第八十一。

与寿梅契^[1]

寿氏以春秋时考之，固吴人也。襄五年有寿越，哀十三年有寿於姚并吴大夫，则其为吴人无疑。惟以为吴子寿梦之后，则吴子寿梦于襄十二年始卒，而襄五年已有寿越见于传，其非寿梦之后，明矣。尊谱谓帝尧之后，封于祝，据郑注：“祝或为铸，寿氏即出于铸，省去金旁耳。”然《广韵》十遇“铸”字下云：又姓，尧后，以国为氏。则尧后自有铸氏。至四十四有“寿”字，下但云：又姓，王莽袁州牧寿良。似不得谓寿即铸省，并作一姓也。古事难明，聊书所见以质。

[1]寿梅契：清末秀才，曾是俞樾族中的老师，余未详。

与杨石泉制军^[1]

去岁得复书，不遗在远，慰问拳拳，甚可感也。伏念樾自乙丑冬与公相见于武林，至今三十一年矣。丁丑别后，不奉光仪，亦已一十九年。星移物换，今君有殊，凤举龙骧，勋名日盛，白香山已开第八秩^[2]，而裴晋公^[3]风采仍如初破蔡州时。往者海氛不靖，军事方殷；天子听鼓声而思将帅。湘中宿将，落落晨星，惟公屹然，雄镇边陲，朝廷恃以无西顾之忧，海内亦莫不倚之如长城，望之如山斗。盖龙马之精神，即凤麟之符瑞。天祐圣清，而公之福寿亦与俱长矣。樾蒲柳衰姿，不足仰攀松柏，犬马之齿，又长于公者五岁，神明衰耗，意兴颓唐。回忆西湖烟水，屡从公游，明月三潭，清波一樽，追惟昔款，恍隔前生，瞻望龙门，如在天上。贵同乡属为寿言，辄贡一篇，附呈楹帖，聊展微忱，伏希鉴察。

[1]杨石泉制军：杨昌浚，字石泉，清末湘乡人。历任浙江盐运使、按察使、布政使，署浙江巡抚，闽浙总督兼福建巡抚，调陕甘总督。又，“制军”为清代对总督的称呼。

[2]白香山已开第八秩：白居易《白氏文集》卷三十七《喜老自嘲》诗：“面黑头雪白，自嫌还自怜。……行开第八秩，可谓尽天年。”自注：“时俗谓七十已上为开第八秩。”十年为一秩，“第八秩”即指第八个十年。

[3]裴晋公：裴度（765-839），字中立，河东闻喜（今山西闻喜）人，历任唐宪宗、穆宗、敬宗、文宗四朝宰相，出将入相，频著功绩，故爵封晋公。他力主削除藩镇，恢复唐中央集权，三次做征讨藩镇叛乱的军事主帅，派李愬雪夜奇袭蔡州，生擒吴元济，结束了淮西十多年的割据局面，出现了自唐肃宗以来前所未有的统一，史称“唐室中兴”。

与陈子宣^[1]

三伏炎炎，未识清簟疏帘，作何消遣？前言拟以刻羽引商，度此长夏，然苦无题目。顷偶从太仓王氏觅得弇州山人所为《晏阳子传》^[2]，洋洋万馀言，

表》则不纪年。尊著乃以《人表》而兼年表，体例纷淆，卷帙繁重，成书不易，职此之由。鄙意《人表》不必纪年，第一格宜书汉太祖高皇帝，详注其姓氏、名讳、享国年岁以及行事大略。一帝毕，接书一帝，西汉诸帝俱毕，乃书曰右前汉。以后尽留空格，直至下面十五格，前汉诸人俱毕，然后再于第一格书汉世祖光武皇帝。一帝毕，接书一帝，如前汉例，直至下面十五格。后汉诸人皆毕，然后接书三国魏。如此则大官封拜年月有参差难考者，不妨详载异同，而不必以意断定，致有武断之嫌。其杂人杂流等，无年可系者，亦听其以类相从，而不费安排之力，事半功倍矣，尊意以为何如？又人数既多，非依韵编目无从检寻，而凡例乃有依方音编目之说。愚不知方音何音，足下蜀人，其蜀音乎？足下此书非专示蜀人者，何必以蜀音为主，自宜遵用《佩文韵府》为是。倘足下以今韵分部，不合于古，欲别成一韵书，此则又是一家学问，又是一种著述，不必入之此书也。

[1]张式卿：张森楷(1858-1929)，字元翰，号式卿，晚年号端叟，重庆合川人，实业家、史学家。撰有《通史人表》269卷、《读史质疑》300余卷。后者几经修订，成为史学巨著《二十四史校勘记》。

[2]班史：指班固之《汉书》。

[3]迁史：指司马迁之《史记》。

与顾咏植^[1]明经

承示《周礼医官详说》^[2]，以歧黄家言比附经义，亦前人未有之作也。但解疔疮为化疡，谓是内症化外症，此恐不然。疔从“乚”不从“匕”，二字迥别，隶体乱之耳，万不能以从“乚”者为从“匕”，而以变化释之也。读又案云云，似已悟及，但合同之义，则仍护前说耳。窃谓疾病者，疔疡者，明分二义。唐石经两句均有“有”字，此古本然也。若必合而一之，谓内症化外症，则当其未化之时，病者但觉为内症，及其既化之后，病者但见为外症，且症虽见于外，病必由于内，此亦不待言者。古人设官治疾，外症内症一概造于医师，由医师别其为内为外，而分属于疾医、疡医，如此而已，何必论其化不化乎？使内症不化为外症，医师将不受之乎？此说之不可通者，因承下问，故敢及之，将来刻板，删去此条为是。惟郑解“疔”字未安，尊说纠之，是也。案《灵枢》^[3]痈疽篇云：“发于阳者，百日死；发于阴者，三十日死。”是痈疽有阴阳之分，所谓疡者，当是发于阳，故其字从“易”；所谓疔者，当是发于阴，故其字从“匕”，与“妣”字、“牝”字从“匕”得声者同意，高明以为然否？

[1] 顾咏植：里第生平不详。

[2]《周礼医官详说》：未详。

[3]《灵枢》：一名《针经》，八十一篇，中医学书名，与《素问》八十一篇合称《内经》。中国

与赵展如^[1]中丞

前日趋贺,次日即承临况,而皆未得见,迄今又阅两旬。溯自西湖一别,则已在十旬之外。此三月中,金殿对扬,玉音问答,敷宣德意,宏济时艰,想视在浙时,又自有一番举措也。惟闻新抱西河之痛^[2],此则不必介怀。以公之地位,但能造福苍生,则商瞿^[3]五十岁后,有五丈夫子可为公操券耳。弟近状如恒,惟为时事所迫,辄有不能已于言者,偶成《迂议》一篇,敢以陈之左右,公览之,得无笑其满肚皮不合时宜乎!

[1]赵展如:赵舒翘(1848-1901),字展如,号琴舫、慎斋,陕西长安人。同治十三年(1874)进士。授刑部主事。历任刑部员外郎、湖广司郎中、安徽凤阳知府、浙江温处道、浙江布政使、江苏巡抚、刑部尚书。1899年起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、军机大臣兼管顺天府尹。著有《提牢备考》、《温处盐务纪要》。

[2]西河之痛:春秋时孔子的学生子夏在西河教授学生,这时他的儿子死了,子夏伤心地把眼睛也哭瞎了,后用西河之痛表示丧子之痛。

[3]商瞿:字子木,春秋时鲁国人,孔子学生,相传受《易》于孔子。据《史记》卷六十七《仲尼弟子列传》第七:“商瞿年长无子,其母为取室。孔子使之齐,瞿母请之。孔子曰:‘无忧,瞿年四十后当有五丈夫子。’已而果然。”

附记:撰写本文时,得到浙江大学中文系俞忠鑫教授的热心帮助,谨表谢忱!

作者工作单位: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

书讯:历代边事资料辑刊(全五册)

编著者: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古籍影印室辑;精装/大32开/3086页;第1版第1次印刷;定价:1300元;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8月出版;ISBN:7-5013-2801-3

本书收集历代边疆资料文献七种,其中明人著述有《说郛边事丛集》、《边事小记》、《全边纪略》,清人著述有《边事汇钞》、《边事续钞》、《柔远新书》等,内容涉及历代西北、东北、西南等边疆地区的地理、政治、军事,多为稀见史料,对于研究明清史、边疆史及民族关系史具有重要价值。